

◆青梅专栏·八十年代

◆信笔扬尘

◆小说世情

远志堂

张港

张美丽

张美丽家是后搬到榆树屯的。张美丽来榆树屯那天，正是一年当中最热的季节，一辆大解放，把张美丽的家从薄荷台村搬到了榆树屯，当天搬来了她全部的家当，也搬来了三个虎头虎脑的孩子。

大解放和当天张美丽院子里飘出来的肉香，让榆树屯的人对张美丽一家，一开始就刮目相看。

1980年代初，夏天少肉，张美丽家招待大解放司机的肉，引得村人无限遐想。已经半年多没吃着肉的大榆树屯的女人们，坐在张美丽家门前的榆树下，一边闻味儿一边猜：她家的肉，到底哪儿来的呢？这么热的天，这老娘们儿是从哪儿买的肉，怎么保存的呢？

张美丽的丈夫是校长，此次张美丽是随丈夫的工作调动，搬到榆树屯的。

“张美丽，也不咋美啊？就是奶子挺得高屁股挺得翘，有一股子浪劲儿。”大榆树屯的女人们，私下里这样议论着张美丽。

张美丽初来乍到，借住在一户人家的西屋，东屋是一对老夫妻，每天早上丈夫上班了，孩子们上学了，张美丽就在自家房后的小河沟边和泥，她要干一件大事儿：脱坯。

就地取土，土上加上剁碎的麦秆，倒上水，用铁锨搅拌均匀；泥醒个半小时，冒泡了，也就醒好了；取来坯模子，把泥放进模子里，四周用手压实，抹平，脱模，一块坯也就成了。

张美丽干这些活儿是偷偷干的，她当校长的丈夫，不让她干这种老爷们儿干都觉得累的活儿。

中午放学的时候，张美丽就收工，换上干净的衣服，做好饭，等着丈夫和三个孩子回家。

等他们一走，张美丽就带上工具，换上干活穿的衣服，把脸用纱布包好，戴上手套，一个人去脱坯。

张美丽一家，在大榆树屯是另类，她从来不与外人来往，每天把家里外头都收拾得干干净净，手里没有闲着的时候。

张美丽的姑娘，穿张美丽自己做的连衣裙；张美丽三个孩子的裤子也打补丁，只是补丁都剪成小狗小猫的图案；张美丽的两个儿子，站有站相，坐有坐相，脚上穿的小白鞋，张美丽隔两天就用鞋粉刷一遍。

张美丽的儿子有球玩，张美丽姑娘的沙包摆满了窗台，张美丽的院子里，有一个简易的乒乓球台，张美丽的孩子，每天上炕睡觉前都要洗脚，张美丽丈夫的衣领，从来都是雪白雪白的，从张美丽身边一走一过，能闻到香胰子味。

树叶渐黄时，张美丽的坯垛，已码得很高很高了。一个夏天，张美丽一个人脱了七千块坯。

码好，晾干，等所有的坯都干透码好的时候，张美丽摘下包裹脸部的纱布，摘下手套，坐在地上自己笑，她盘算着给丈夫一个惊喜。

一天晚上，一家人吃完晚饭，张美丽对她的校长丈夫说：“咱们一起去房后转转吧，看看房场，看看哪块适合咱盖房子。”

“檩子有了，没有坯和砖，看也白看，明年天暖了，我起早贪黑脱点坯，再看也不晚。”校长丈夫闷着头，手里编着筐。

“现在就去，我不想住别人家西屋了，干点啥都不方便。”

“你想干啥？”老实巴交的丈夫，深情地看了妻子一眼。

张美丽莞尔，说：“我现在就想和你出去转转。”妻子很少犟，校长丈夫拒绝不得。

穿过后园子和一片树林带，就来到北下坎，张美丽指着一座座小山一样的坯垛说：“这些够不够盖三间房子？你就说够不够？”

“够了！”另外还能盖两间仓房，一间牛棚。”

“这些都是咱家的，你媳妇，我脱的！”

张美丽说这些话的时候，豪气得很，那一刻，所在在烈日下的辛劳，流过的汗，浑身的酸痛，手上的老茧，脚下的血泡，都化成了豪迈在喷发。

张美丽只是上了六年学的农村妇女，这一刻，她和一个师范学校毕业的校长，能够相爱的缘由，似乎也明晰了。

校长丈夫震惊了，心疼，内疚，敬佩，感动，汇成了男人另一种蓬勃的力量。

他把张美丽一把抱起，放在了纵横参差的坯垛间的草地上，连成片、围成圈的坯垛，那一刻成了天然的最好的围帐，夫妻俩完成了搬到榆树屯后的最美最淋漓的爱的乐章。

张美丽躺在草地上，仿佛躺到了新盖的房子里，蓝天，是家里的天蓝色的棚顶，白云，成了棚顶的点缀，她忘情于蓝天、白云、草地之间，尽情舒展，恣意妖娆。

十月，学校开始放农忙假，因为头一年搬到榆树屯，张美丽和孩子们的土地，还没有分到手，农忙假校长也就彻底闲下来，半个月的农忙假，张美丽家的房子彻底立了起来，在大榆树屯的村民的诧异声中，立了起来。

“这老娘们儿是真能耐，她怎么自己脱了那么多坯？她那娇里娇气的样儿，也不像个干活人啊？她脱了那么多的坯，咋还那么白？”

如今，73的张美丽，还那么白。她和丈夫随最小的儿子生活在新城御景小区里。儿子儿媳每天上班，张美丽也上班，儿子儿媳下班，她也下班。

每天，她还是做好饭等一家人回来，只是谁也不知道，张美丽打扫着隔壁小区三栋楼的卫生，每个月一千多块钱，张美丽干得干净、利落。她对校长丈夫说，自己每天都要走一万步，再回家。

她应聘的时候，对物业说，她60岁，张美丽瞅着，顶多60岁。



青梅，原名张淑玲，蒙古族，黑龙江省肇源县人，现任《大庆晚报》、掌尚大庆编辑。

秋声起

马从春

黄昏时分，伏案写作，忽听得房间内有虫声嘶鸣。循声找去，只见一只蚰蜒躲在卫生间的角落里，正在饶有兴致地引吭高歌。女儿嫌其聒噪，欲清除之，妻子赶忙制止了她，说：“不妨事，这小东西无害，留着听听秋声。”我赞同地点点头，随即驻足侧耳倾听。这声音，忽高忽低，仿佛从钢琴的黑白琴键中飘出，伴随着窗外的朦胧月色，在静美如水的夜晚，流淌着浓浓的秋意。

想来，曼妙的秋声，最是动听。大自然仿佛一个硕大无朋的舞台，季节的更替变换，营造出不同味道的音响效果。春天，有鸟鸣声悦耳，在天空，在头顶，在树梢，清脆的鸣叫轻轻打开一树繁花和一片春天。这样的声音，美好而充满希望，却是有些单调。夏日的惊雷，来势迅猛声音洪亮，霹雳之声颇有些吓人，不宜赏玩品味。冬天，风声嘶吼，凛冽凄凉，让人敬而远之。只有秋声，不徐不疾，亦不浓不淡，于静谧之中得天籁，蕴含着季节的成熟与丰腴。

寂寞的秋蝉声，是美丽而忧愁的。蝉，从春天里孕育，在夏天里发声，火辣而抒情的蝉鸣，乃是盛夏的标配。然而到了秋天，这声音就完全不同了。蛙声退去，池塘只剩下残荷，秋蝉，躲在岸边的柳枝上，鸣叫声稀稀疏疏欲语还休。“寒蝉凄切，对长亭晚，骤雨初歇。”天涯游子，羁旅之思，秋蝉，从千年前的古典诗词中飞出，悠悠嘶鸣，听得至今。

秋日，长空万里，雁鸣声声。大雁，是一种极有灵性的生物。这些可爱的精灵，是季节的风向标，只要秋天的令旗轻轻挥舞，它们便迅速集结而挥师南下。如果说秋虫是独奏，那么雁鸣就是交响乐，规模宏大而令人震撼，那一曲秋的苍凉与辽阔，理所当然如是。“雁字回时，月满西楼。”声声雁鸣里，一卷乡愁悠悠，谁家楼头凭栏远眺的女子，在等待着远方的归人？

秋风雨雨之声，尽得秋天的厚重与质



牧归 李昊天 摄

◆人间小景

篾匠阿爷

虞燕

一根茶口杯粗细的竹子，竹头抵住墙角，竹尾握于阿爷左手，他右手挥刀，往中间部位一扎，“嚓”一声轻响，裂了个口子，顺势推篾刀，“噼噼啪啪”，像燃放鞭炮，竹子被一节节劈开，破开后的竹子对剖，再对剖……阿爷手持篾刀，左劈右劈上下翻飞，手指的骨节一突一突，如拉面一般，变出了无数根细长柔韧的篾条，一甩，“沙啦啦”，恰似清风穿过竹林。

地上的篾条堆了起来，长的，短的，带皮的，不带皮的，粗细均匀，青白分明，散发出竹子特有的清香。阿爷起身，抖落身上青绿色的竹屑，两手一会交叉，一会来回搓，不知在舒缓劈篾后的疲劳，还是为接下来的编篾热身。阿爷个头不大，那双手下却特大，手掌厚，手指长，指关节粗且弯曲，一用劲，手背上青筋暴起，像爬进了好几条蚯蚓。手上遍布小沟壑，老树根般粗糙，很怕他摸到我衣服，一摸，要么起毛要么抽丝，新衣也成旧衣。怕影响干活，阿爷每每把指甲剪得光光的，而做篾匠多年后，便很少剪了，他的指甲长得缓慢，有的甚至停止了生长。

阿爷其实并不老，那会也就个中年人，因跟我亲爷爷是表兄弟，辈分大，故喊他阿爷。

篾匠活讲究取材，春竹不如冬竹，冬竹又以小年的为宜，韧性好。根据竹子的粗细、颜色深浅，阿爷能辨别其生长年份和阴阳面，何种竹器用哪类竹，他胸中有数。

砍下来的竹子必须趁新鲜剖篾。篾匠活儿，看似轻巧，实则都下过无数苦功，如劈篾这项基本功，窄窄薄薄全靠手指感觉和个人经验，略厚嫌粗拙，过薄怕欠牢，难就难在刚刚好。还不能统一型号，不同的竹器，同一个竹器的不同部位，对篾条的要求各不相同。而对篾匠来说，剖出细如发丝或薄如蝉翼的篾条，简直成了

一种快速证明自个实力的方法。阿爷自是功力了得。青篾、头黄篾、二黄篾、三黄篾……一层又一层，剖得利索。其中有动作，他将篾刀柄往腋下一夹，嘴巴向前伸，咬住剖开的竹篾里层，刀子轻轻推进，他的厚嘴唇似乎抖了一下，三条额头纹跟着颤一颤……我在一旁有点紧张，把咳嗽都硬压了下去。两层分开后，再如此反复，一层，又一层，剖出的篾条轻薄似纸片，且每一层都均匀、齐整。眯起一只眼，透过篾条朝外看，可见朦胧的光，恍若晨曦映进了玻璃窗，遂朝阿爷嚷：“就像蒙描纸，都能印画啦！”阿爷两瓣厚唇使劲往旁边咧，露出了上牙左边的那颗银牙。

篾匠的工具相对简单，小锯、篾刀、篾针、剪刀、度篾齿……这门精细的技术活，大概最重要的工具是篾匠的手指。阿爷系上围裙，往小马扎上一坐，扁而薄的竹篾在他指间舞动，犹如起网时小鱼群弹来跳去，他的十根手指似有磁性，各款篾条被吸得牢牢的，任怎么拨、拉、挑、压、穿等依然服服帖帖不离不弃。“哗哗”声中，篾条来回穿梭，纵横交错，偶尔用篾刀敲打经纬交叉处，可令其交织得更紧密结实。一个不注意，竹器的底部就编好了。

阿爷常在自家院子里做活。院子铺了石板，石板与石板的缝隙总会钻出一丛绿，与墙边码着的几根翠竹相映。篾条一部分堆在地上，还有些挂于院角的椽树枝上，微风拂过，翩跹而舞，旋起一股竹香。成品与半成品散落四周，筐子、提篮、筛子、簸箕、摇篮……方的，圆的，扁的，长的，形状大小各异。

不知道阿爷是天生不爱说话，还是因长年做篾匠活而变得沉默，他坐在那，长长的手指忙着与篾条纠缠，三条额头纹如捉摸不定的海浪，忽而聚集，忽而舒展，眼不斜视面无表情是他的常态，可以数小

感。秋风是季节的调色师，吹过田野，稻谷变得金黄，吹过树梢，紫了葡萄，红了大枣。且听那秋风，婉转而悠扬，一遍遍动人的弹奏之后，季节变得简约而成熟。秋雨，如泣如诉，夜阑卧听，恰似一个人的内心独白。雨打秋窗，清脆的声响，深入内心，叩问灵魂。一盏凉凉的秋雨，在无人的夜晚，发人深省，给人启迪。

在秋天，我听见每一粒果实成熟的声音。这声音来自大地上的庄稼，稻子、花生、玉米、红薯……秋风的温柔抚摸下，它们在原野上纵情地舞蹈，慰劳辛勤的农人；这声音来自水中的池塘，莲藕、菱角、芡实……它们果实飘香，用成熟和圆满唱出一池秋声；这声音也来自孩子们，新学期开始，重返校园，书声琅琅，丰收与希望就在眼前。

一个人，在秋天的乡间行走，会惊起一片月色和虫声。温柔的秋月，明亮澄净，仿佛诱人的奶汁，缓缓地倾泻在乡间，村庄、古树、老屋，安详地淹没其中，无声，却似有声。成群结队的秋虫，蟋蟀、蝈蝈、蚰蜒、金铃子之类，声音此起彼伏，各显神通而互不干扰。毛茸茸的秋虫声，爬到身上，跳入耳朵，甚至会窜到你的口袋里，一直带回城里，萦绕耳际久久不忘。

秋声起，秋色渐浓，窸窣窣的秋日私语里，时光的脚步一寸寸远离。

时不挪动，不讲一句话。若有邻人相问，他头不抬，手上也不停顿，简洁回一句便不再吱声，两片厚嘴唇跟两层石磨似的，牢牢叠在一起。小孩们在旁边叽咕、转悠，只要不搞破坏，阿爷不会赶我们，也许是懒得理我们，他正沉浸其中，把心中的那些立体图形，通过指间的钩挂转折来实现。

阿爷做的那么多竹器里，小孩子瞧得上的，唯有阿爷给小女儿编的小玩意儿，小花篮啊小箩筐啊，最惹眼的数那张袖珍竹编床，造型别致，纹理细腻，布娃娃睡上去肯定舒服。阿爷做活时，我们帮他扶竹子，给他递篾条，殷勤献得大明显，被他看穿了心思，他眉毛一扬，额头纹迅速向发际靠拢，说干脆做一个大家都能玩的东西。可直到阿爷扎结收边，我们也没瞧出那是啥，状若簸箕，但簸箕又没有那么厚皮，锁口跟筐子一样，用剖得很薄的外层竹皮，竹皮卷紧后在铁锅里烧煮过，方便穿绕且耐断裂。

小孩们东猜西猜，阿爷嘴角微翘，拿根粗麻绳往椽树一甩，麻绳像两条结实的手臂，从大树垂下，稳稳抱住“簸箕”，我们齐声大叫：“秋千啊！”于是，一个个轮流坐上去，轻轻地欢快地荡过来荡过去，风也来凑热闹，鼓起我们的衣衫，树叶在头顶飒飒作响。

那年，阿爷大女儿出嫁，阿爷早就编织好了一套嫁妆，针线筐箩、礼篮、蒸笼、竹箱、竹席……漆成红色的篾条穿插其间，有的，收边时编了一圈漂亮的红色花纹，有的，在提把或盖子上嵌入了红色“囍”字，看起来那么喜气，祥和。

等小女儿出嫁时，人家说已经不时兴这样的竹编东西了，阿爷不吭气，从早到晚地劈篾，编织，打造了一套同样的嫁妆。有一次，一向寡言的阿爷从厚嘴唇迸出一句话：“纯手工的东西可贵。”他的大手在空中一划一点，像为自己的话加了个感叹号。

如今，阿爷已年逾七十，仍在做活，多数是些小竹器，比如花器、水果盘，造型多样，基本都是顾客订制的，他说，还是要动动脑动手指，可以防止老年痴呆。阿爷的皱纹真是多啊！横的，竖的，斜的，并行的，交叉的，仿佛把篾条的编织图纹都印在了脸上。

民国之初，世事大变，黑龙江省城齐齐哈尔新政迭出，人口激增，甚是繁荣。

留学归国的金医师，在正阳大街开了家西医院名“德华医院”。德华医院开张，崇洋的人士及外国侨民前来就医，生意还算可以。可是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还是相信中医，特别是愿意找远志堂景先生，远志堂门庭若市。

金医师想：我戴过德意志博士帽，得过法兰西资格证，又携来先进设备、西方贵药，怎就让个景中医压着？

金医师听不得夸奖景先生，看不得远志堂人进人出。于是对景先生由羡慕而忌妒，由忌妒而怨恨。其实，谁也没跟谁说过话，谁也没惹谁——人这东西就这样。

金医师不理姓景的，只管自己的德华医院，宣扬着自己的欧美理念，构思着未来的辉煌。

金医师的女儿，活泼可爱，能弹会唱，可是，好些天却郁郁寡欢，不思饮食，不肯到学校读书。金医师断定女儿是情绪问题，用了些药。可是女儿不但不见好转反而摔摔打打，日渐严重。有道是“医者不能自医”，金医师愁了：自己女儿的病都治不好，传扬出去，那是啥事？金医师翻阅专著、论文，又用了新药，病还是加重。金医师毕竟是中国人，思来想去，这种病得中医。可是，去找景先生又丢脸面，怎么办？

金医师找来个朋友，央求朋友帮忙。金医师朋友到远志堂，找景先生，说自己家人得了病，请景先生开个方子。

这朋友按金家小姐的病情一番描述。景先生摇头，不肯开方。这朋友一再恳求，说病人不能就医，给个方子就中，自己去抓药。

景先生说：“闻问切，一样没有，怎可开药？要么病人来，要么我上门。不诊而治，违背医道。万万不可。”

那朋友只得如实回报金医师。

金医师抓耳挠腮时，来个患者，病情与自己女儿极其相似。

“先生这病，您最好找景先生。”金医师说着塞给患者两枚银圆。

患者惊讶：找景先生就找景先生，干吗给钱与我？

金医师说：将景先生开的方先给我看，再去抓药。就这一要求。

患者得到景先生药方给金医师，金医师抄写药方还给患者。此事完结。

金医师按照景先生方子给女儿服用。然而，女儿病情更重，几至癫狂。

金医师捶胸顿足，苦恼之至，却不知错在哪里。女儿要娶，脸不要了。

金医师带了些礼物，亲自到远志堂。景先生到金家，张望四周，对一幅画点头微笑。

金小姐问：“你也懂画？”

景先生说出这画布局、用笔的好处。小姐点头一笑。金医师大惊：女儿已经多日无语，今日竟然有了笑容！

景先生看过舌苔，轻、中、重切过关寸尺三脉，掏出听诊器。金医师惊讶：“怎么，你也用这个？”

景先生道：“中医，中和之医，贵在包容，重在博采，西医之长也是要学的。”

景先生听诊之后，说：“小姐这病本来不重，但是用药不当反至加重。”

金医师只得将央求患者取得药方之事和盘托出。景先生道：“前日，那人是男子，四十年纪，且病在中焦，貌似相同，其实有差，差之毫厘，谬以千里。小姐疾在上焦，可治，可治。”

景先生写下一方。

金医师持纸一看，又是大惊：“这与前日之方，不是一样么？”

景先生道：“金医师，您可看好，前一方是竹叶五钱，这却是淡竹叶五钱，前方是灸远志，此方是远志，量有加减。”

金医师叹道：“中医辩证施治，依病情加减，而西医药剂固定不能变化。这是哲学之分呀！”

金小姐按景先生方服用，日日渐好，嬉笑如初，欢乐如初。

远志堂与德华医院互通互信，联手接诊，齐齐哈尔城百姓大受其益。

